

大安溪水輕輕唱——

泰雅族部落體驗之旅

Down by the Riverside- A Tour of Experience to the Atayal Aboriginal Tribe

吳傳正 陳妙琴

Wu Chuan-Cheng and Chen Miao-Qin

紅花黃花相伴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下簡稱特生中心)今(2011)年辦理解說志工100年度第一次戶外參訪,行程是原住民部落的體驗之旅,分6月8-9及11-12日兩梯次實施。目的地是泰雅族位於大安溪流域上游,苗栗縣泰安鄉的象鼻部落和臺中市和平區的達觀部落。

8日一大清早,特生中心的大客車停車場,空無一人,陽光灑遍園區,光影交錯中一片寧靜安詳。阿勃勒(*Cassia fistula*)金黃的花穗在陽光裡隨風舞動,耀眼無比。大門旁的行道樹鳳凰木(*Delonix regia*)鮮紅的花朵,也被映照得燦爛奪目,鳳凰花開也象徵了一個畢業、就業或再深造的季節。1隻原本在地面輕走的黑冠麻鷲(*Gorsachius melanolophus*),啣著滿嘴的蚯蚓準備飽餐一頓,大概被我的腳步聲嚇著了,一下子

就飛到樹上去,伸長著脖子像枯樹枝一樣的偽裝,不仔細看,可能就錯過了被咬斷的蚯蚓,從嘴裡掉下的那瞬間。1隻樹鵲(*Dendrocitta formosae*)也來湊熱鬧,背部因陽光照著,輪廓鮮明,羽色也顯亮麗光澤,這些景象顯現出這裡的食物充沛,才能讓牠們營養豐富,毛色光鮮。

伙伴們陸續來到,特生中心解說教育組林旭宏組長也特意來和伙伴們打招呼及送行。出發了,北上沿途接人後上國道1號。國道的交流道及三義路段兩旁的山坡上,相思樹(*Acacia confusa*)正開著金黃色的花,也有零星的鳳凰木參雜其間,在湛藍的天空下,這樣的景色真令人感動。平常自己開車路過只顧著路況,小心行駛無暇欣賞周遭風光,今天能恣意飽覽景色,能不感動?看早期民眾賴以為生的相思樹,那做窯燒炭的辛苦生活,已隨著使用天然氣後而風光不再,只留下炭窯的遺址和挑炭的古道供人緬懷。一路紅花黃花相伴行,不到10時我們已抵達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的汶水遊客中心。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志工



第五座國家公園

參訪雪霸國家公園的志工伙伴。(吳傳正 攝)

雪霸國家公園於1992年7月成立，位在臺灣中北部，是臺灣第五座國家公園，屬於高山型的國家公園，區內有重要的生物和人文資源。在生物資源方面，如大家熟悉的國寶級櫻花鉤吻鮭(*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棗慕華鳳仙花(*Impatiens devolii*)、黃花鳳仙花(*I. tayemonii*)，以及種小名有泰雅語「頭目」之稱的寬尾鳳蝶(*Agehana maraho*)。人文資源方面，有賽夏及泰雅2個原住民族群。

來到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的汶水遊客中心，迎著的是一個寬闊的草皮廣場和花兒盛開的鳳凰木及光蠟樹(*Fraxinus formosana*)。鳳凰木紅色的花朵隨風招展，象徵著無限的熱情在迎接每一位遊客的到來，而又稱白雞油的光臘樹，那黃白色的複聚繖花序密生枝端，像一團團美麗的花球，也迎風搖曳著向我們打招呼。

首先，我們到視聽室，觀賞介紹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的影片，其內容主要是藉由泰雅族人巡山敬山的儀式，透過長老對一年中每個季節裡大自然的變化情形，來闡述其在生活與生存間的不同意義，如：秋天，是我們靈魂奔放的季節，也是狩獵的季節，因為溪裡的肥魚和飽食的野獸，都是大自然的恩賜。豐沛的水源來自高山，山水是所有生命的源泉，孕育了無數的生物，也開啓人類居住的文明，依山傍河而居的民族，也發展出一種屬於自己獨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藉由觀看影片來探索原民文化，讓我們可以走入歷史，從生活的角度中，瞭解昔日活躍在山巔之間與冰雪之鄉的族群，進而學習如何「有山一樣的思考與沈靜」。

觀賞影片之後分2組，由解說志工帶著大家到遊客中心的展示室，從圖片及文字的說明，讓大家很快瞭解園區內的地質、地

形、動植物及人文景觀資源。特生中心的志工楊瓊珠老師同時也是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解說志工，這時變身為其中的一位解說員，熱情地為大家服務，精彩的解說贏得伙伴們熱烈的掌聲回應。

我的名字叫「邁步安」

午餐過後，離開汶水，到大安溪上游的象鼻部落。山巒起伏，路順著溪流蜿蜒而上，13時40分到達象鼻部落，在建校已有90年歷史的象鼻國小旁，三位泰雅族的解說員已在這裡等我們了。一位是年輕的江政文校長，一位是退休警官轉任議員的高榮盛先生，他們將負責今天的導覽解說。江校長說他一聽是特生中心的朋友要來參訪，即刻答應，他說虧欠特生中心很多，因為他經常去干擾那9隻飼養在烏石坑低海拔試驗站的臺灣黑熊(*Ursus thibetanus formosanus*)，又說他的泰雅名是baya「巴燕」，反過來說就是yaba「啞巴」。高議員也自我調侃地說，他姓高，就是高低不平的高。二位的開場白和自我介紹的方式，風趣又幽默，引來大家的笑聲不斷。另有一位也是導覽解說員的金先生，他說有事不能全程陪大家。

我是跟著江校長這組的。一開始江校長先就兩個原住民的雕刻圖像說明「紋面」特有的意涵。他說，很多導遊或一些文史工作者，常把泰雅族「紋面」的文化藝術說成是「黥面」或「烙刑」，那是有很大的差別，泰雅紋面和中國古代刑罰「黥面」的意義是截然不同的。「紋面」在泰雅族的習俗當中，強調的是社會辨識、成就與榮耀等正面意義，也代表成年的標記，更是一種審美的

標準，有紋面的才算是美。沒有紋面的人，不算是美男子或女子，也無法得到族人的尊敬及認同和婚嫁。因此個人必須在適齡期達到族人所規範的標準，來證明自己有紋面的資格。這個標準是男子必須要會打獵以及出草(也就是獵人頭)，女子要熟稔編織的技巧，並且男女都沒有違反或逾越「gaga」的社會規範。泰雅語稱祖先的遺訓為gaga，是泰雅文化中最重要、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很嚴格的誠律、儀式中許多的規定和禁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風俗習慣。

男子在前額及下顎中央刺1條或數條縱帶紋。女子則在前額中央刺3-5條縱帶紋；或在中央刺1-3條縱帶紋的兩側，再作短帶的平行橫紋，全紋構成十字形；或在兩頰自耳根至兩唇中央至下顎上部。紋面尚有另一個意義，就是以其圖紋來分辨家族的譜系，將來逝世之後才能在彩虹橋上與親人相認。

泰雅族人藉由紋面線條粗細和不同圖案，來辨認是否為同族的人，紋面因此有識別的作用。在線條及圖案上，有倒「W」的圖案，像蝙蝠俠的標誌一樣；有線條細的、圖案像山羊的鬍子；也有線條粗的、圖案像雙鯉魚的形狀。日本人來臺以後，為著統治方便，禁止族人密切交往、過度團結，因此很多傳統習俗的祭典活動也都被禁止，包含「紋面」的藝術，如今要在90歲以上的泰雅長者，才能看到紋面。

來到一棵芭樂(*Psidium guajava*)樹下，江校長說象鼻部落，原名是「邁步安Mai puwan」。「芭樂」的泰雅語是「貫」，去採芭樂叫「嘜貫」，因沒有文字無法書寫，而以諧音「邁步安」來記載這植物的名字。

象鼻部落的名稱與大象一點關係都沒有，是日本人看到這部落的地形很像大象的鼻子而取的名字。根據呂勝由博士的研究資料，原住民部落的名稱大都與植物有關，是以當地產量很多的那一種植物來命名的，像「霞喀羅」是當地有很多的「烏心石(*Michelia compressa*)」，「司馬庫斯」則是當地的「銳葉高山櫟(*Quercus tatakaensis*)」產量很多；「Lolu」在泰雅語來說是一種其莖像細水管一樣的茅草植物，當初達觀部落的土地上長滿了許多「Lolu」的植物，因而「達觀」的泰雅語就是「Lolu」。談到這裡，江校長說他們祖先早期來到這兒看到很多野生的「芭樂」，就將這個地方取名為「邁步安」。江校長沿路解說著部落的情形和建築物—高腳屋與竹屋。高腳屋，原有望樓的作用，可以掌握來者的行蹤，如今已沒有了瞭望的功能，變成穀倉或烤火休閒之用。竹屋是用來居住的，使用桂竹(*Phyllostachys makinoi*)搭建，竹子必須經過殺青，用火烤直，再用黃藤(*Calamus formosanus*)來纏綁連結。頂多使用4-5年之久，就要拆掉房子遷移他處，因此房子都蓋得小而簡單。為什麼要遷徙移地而居？另一位解說員金先生補充說，主要是地利已盡，土地已不肥沃，還有狩獵場的獵物沒有了或者是有瘟疫發生，才會遷居。

介紹牛樟(*Cinnamomum kanehirae*)時，江校長遺憾地表示，部落有些年輕人受雇於山老鼠而盜採野外的牛樟，一小塊一小塊地切割，容易搬運又難被發現。山老鼠常是開著豪華的轎車，穿西裝打領帶，像是來此地休閒度假的遊客，拿到一小塊一小塊的牛樟



1. 竹屋搭建及結構方式和材料的說明。(吳傅正 攝)
2. 泰雅族象鼻部落的高腳屋。(陳渝光 攝)
3. 象鼻古道中幽靜的桂竹林。(張金川 攝)

後，藏在轎車裡，回去後再用太空包培養牛樟芝，或轉賣賺取更多的錢。

到泰雅編織文化園區時，因為沒有預約無法進去參觀。江校長說，這裡所有的



編織成品都是純手工的，耗時長、產量少、價格昂貴、需求的人不多，因此無法拓展市場，只能被其他國家的博物館收存典藏。編織對泰雅族來說，是女子必學的一種重要技能。會編織才能紋面，而成家後的女人終其一生，除了下田耕作外，就是要為全家人張羅穿的衣服，以及男人出外工作、狩獵時所要用的裝袋，因此家家戶戶的四周都會種植很多的青苧麻(*Boehmeria nivea* var. *tenacissima*)。

象鼻吊橋與古道

走到象鼻吊橋橋頭時，校長說，日本人為著讓強悍的泰雅族人屈服，不再反抗，因此經過風水師的指點，認為在部落山頭的這個點上，蓋一座吊橋橫跨大安溪，如同在大象的鼻子拴上鐵鍊一樣，就能把部落牢牢拴住而動彈不得，這樣比較容易制服泰雅族人。他開玩笑地說：「我們的祖先不久就降服了。」

走上這座長300m，寬1.5m，充滿神話故事的吊橋，從這端走到那一頭，我們走在歷史的雲端和生命的軌跡裡，走過泰雅族人的英勇事蹟和傷痛，也走過統治者叵測的心機。走到橋中間，強勁的山風吹來讓吊橋搖晃不已，也讓大家行走有點困難。校長說這座吊橋的年紀已超過半個世紀，是橫跨大安溪流域唯一的吊橋，也是象鼻古道的起點，更是日治時期永安、大安部落的學童上學必經的路線。

1. 象鼻古道上的廣葉軟葉蘭。(吳傳正 攝)
2. 象鼻部落裡的樹豆黃花莢果並茂。(吳傳正 攝)
3. 樹豆的果莢。(吳傳正 攝)
4. 與泰雅族編織息息相關的青苧麻。(吳傳正 攝)



象鼻古道早期被稱為「南北縱貫道路」，用以運輸物品。

走在兩旁種著桂竹的古道上，除了感受竹林的幽靜外，我們也看到林下的植物，很多會讓人驚豔。凹唇小柱蘭(*Malaxis matsudae*)和廣葉軟葉蘭(*M. latifolia*)正開著花，而廣葉軟葉蘭的花，未開時為綠色，再漸變成黃綠色，盛開時為紫紅色，這種「由綠到紅」漸層的穗狀花序，有點像貓的尾巴，因此又稱為「貓尾蘭」。江校長說這裡的蘭花因長得漂亮，常被盜採，數量逐漸減少中。雙花龍葵(*Lycianthes biflora*)花果同株，有剛結成的果實為翠綠色，半成熟的為橙黃色，已成熟的果實是鮮紅色，看得令人垂涎欲滴。這些果實的顏色都有如寶石般的色澤，亮麗耀眼，令人激賞。花果同株，且果實在不同時間成熟，對植物來說，那是有很大的生存奧秘，簡單的說就是增加物種繁

5. 從觀護所遠眺大安溪士林堰。(張金川 攝)

衍的機會。

竹子與原住民的生活關係密切，是重要的經濟作物，在食住工藝等方面，都廣泛利用竹子，因此常種竹以為地界又兼可生產。我們沿著竹林步道來到觀護所的觀景平台，這裡視野良好，展望極佳，可以看到士林村、士林水壩、象鼻大橋。以軍事觀點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地形要點，難怪日人會選擇此地做為警所的位置，以利掌控。士林不是臺北的士林，而是日據時期日人的指揮行政中心，意為司令部。

回程，看到酸藤(*Ecdysanthera rosea*)盛開的花占滿樹梢，一簇簇紅色的花朵在夕陽餘暉中顯得特別亮眼；野桐(*Mallotus japonicus*)碩大的雌花也開滿枝頭，熱鬧繽紛；樹豆(*Cajanus cajan*)是原住民的傳統食

材，含多種維生素和高抗氧化物質，原住民上山打獵時，常把樹豆和豬腳一起烹煮食用，以增強體力和耐力，這種烹煮的湯被稱為「勇士湯」。此時樹豆開著黃色的唇形花，花瓣俏麗，而上一季的果莢還存在著，引來伙伴相機不停地照著，總是想要把她們美麗的身影留下來。

我編我織我祝福

離開象鼻部落，也就離開了苗栗縣境。17時50分到達達觀部落，部落發展委員會的理事長林建志先生迎接大家，介紹部落的概況後，由工作站裡的一位女老師講解泰雅傳統編織的意義，這位老師的泰雅名字，和臺語的「真水」是一樣的發音，漂亮的老師人如其名。真水老師說，要有自信才能把事情做好，工作站是在921地震之後成立的，首要的工作就是部落的照顧和學習。傳承一起工作、一起吃飯，共食共作的原民文化，居住周邊的一切都是生活的元素，是與自然共生的生活文化。老師說，泰雅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傳統的技藝，也就是泰雅族的三寶：編織、紋面和口簧琴，而他們最擅長的是編織，並且認為會編織的女人才是完美的女人。

泰雅族的人會在住家周邊種有許多青苧麻，等青苧麻長成了，取其莖剝皮，然後將樹皮和木灰或其他植物一起下鍋去煮，染成各種色彩。煮好後直接拿到溪裡去沖洗乾淨，再曬一個星期，做成線盤才紡線。

在只有口述，沒有文字記載的社會裡，泰雅族人靠著編織的圖案、符號來傳達訊息，因此不同的族群用不同的圖紋和色澤來區別。編織的圖案也很重要，色澤要鮮

妍、要挑紅；而編織方法有平織、斜紋織和挑織，不同的用途就有不同的織法。編織時，會把老人家的智慧和文化的根源留在織布裡，代代相傳；也會把部落的遷移路線放在圖案裡。如看到菱形的圖案，就像看到祖靈的眼睛一樣，也像是看到自己的眼睛、個人的靈魂生命一樣，可以藉此尋找歷史的脈絡、家族的根源！

泰雅婦女必須做一家人的衣服。因此編織時，婦女所看到的就是家人聚在一起的溫暖；對一個婦女來說，平安、溫飽就是最大的成就。除做衣服外，也要做披肩、腳踏墊及男人外出工作、狩獵時的用袋。女子學會家計和編織才有社會地位，而男子要學會打獵，每個人謹守本分，死後才能走過彩虹橋和祖靈相聚。老師感嘆地說，快速的文化，讓人的連結凝聚力減少了，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家人，忘了要去看看周邊的人、事、物。因此，透過編織，看到的不只是美麗的衣裳，也看到人的價值、美麗的價值，而傳遞的是關愛與信賴。老師講完泰雅編織的意涵後，我們除了觀看部落婦女實際的編織外，也各自編織一個平安結的手環，將泰雅族朋友滿滿的祝福和愛心戴在身上。

你歌我和大家唱

晚餐每人一份，是用舖著香蕉葉的小米篩，放著豐盛的山野菜餚。有當地的桂竹筍、溪哥魚(粗首鱸*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或平領鱸*Zacco platypus*)，用泰雅語稱為馬告的山胡椒(*Litsea cubeba*)醃製的山豬肉片，以及色彩繽紛的有機蔬菜。這頓晚餐和明日的早午餐，都是由部落共同廚房的一群婦女所通力合作的。



晚飯後不久，營火升起，熊熊的火焰向上燃燒，晚會開始，我們坐定，由林理事長主持。部落請來80多歲的長老，以泰雅語吟誦及歌唱，透過蒼勁高亢、深厚有力的聲音，表達對大家的歡迎和祝福。下午導覽解說老師之一的高先生帮大家翻譯長老吟誦的意思：「感謝祖靈的庇佑，也托你們的福，大家今天在此相聚，充滿慈愛的感覺，祖靈會在上天庇佑大家。」

接著由共同廚房的婦女變身為歌舞女郎，為大家載歌載舞。雖然有的還圍著圍裙、穿著雨鞋，但都不減歡迎的熱情。她們也教大家跳泰雅的舞蹈。伙伴紛紛下場，先學著基本舞步，然後和她們一起跳著。舞蹈結束，由高先生帶領象鼻部落的男子為大家歌唱，先用泰雅語的「lokah su ga，你好嗎？」來問候大家。接著說明吟唱的方式和意義，用吟唱或者用「口簧琴」吹奏，對泰

雅族的雕刻藝術。(張金川 攝)

雅族人來說是很重要的意義。若老人家對祖靈的思念，就用古調來吟唱；對自然環境的尊敬、畏懼和感恩，就會對山吟唱；男女間的情愛，會用吟唱方式來表達真誠。今晚的表演，有泰雅的古調、有教堂的詩歌、有翻譯成泰雅語的歌曲。

首先是一首翻譯成泰雅語的「手牽手，心連心」的教會詩歌，高先生教大家用泰雅語念一遍後跟著唱。他說泰雅族人生性樂觀，樂觀才能面對自然的災難，面對事情永遠是看光明的一面，否則很容易有現代人可怕的憂鬱症，因此他們會把今天的不如意，「Down by the Riverside」放到大安溪，讓溪水流走，用樂觀積極的態度來迎接新的一天，快快樂樂地過日子。幾個大男人以「A cappella無伴奏」的方式演唱，隨著旋律搖搖

晃晃、陶醉在自己的歌聲裡，我們也如癡如醉地享受美好的夜晚。營火漸弱漸熄，結束晚間的活動，各家的民宿業者來帶大家去住宿。

把理想的家園找回來

6月9日清晨在鳥叫聲中醒起，有幾位伙伴比鳥還早起，溜下床到附近走走看風景。7時30分民宿業者把伙伴帶回達觀部落用早餐。

9時在部落的教室觀看影片，影片記錄921地震後，部落在滿目瘡痕的廢墟中，重新站起來和成長的過程。林理事長在影片中說，921地震的前一天，他從外地回家，凌晨的一陣天搖地動中，家沒了、親人走了，自己滿身是傷，從倒塌屋中爬出來，面對這樣的情形和不知的未來，真的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之後由黃志豪先生帶領進來的重建志工隊，重建的工作計畫都讓部落所有的人參與，開會討論、擇地、選材料，盡量用當地可用的資源，用最少的成本，蓋出舒適的住家，建一座共同的廚房。

過程中，林建志先生和大家討論，也思索著是要把理想的家園找回來，還是只重建而已？最後決定要「把理想的家園找回來」，因為那是一種情感的投入和難以忘懷的味道，循著祖先的步履，對傳統和大自然與土地利用的智慧。他們說，「只要水走過的地方，絕對不要在那裡蓋房子或種植，因為水還會再走過。」這個理想的家園，在泰雅族來說是一種「共食共享、互相照顧」的精神所在，因而成立「泰雅部落共同廚房」，大家一塊兒來種有機蔬果食用，每個人都可以回到這個家來吃飯和共同照顧及送餐給老人家食用。所照顧的對象，不只針對



1. 參觀泰雅編織。(吳傳正 攝)

2. 泰雅族的打小米糕—麻糬。(陳渝光 攝)

族人而已，也包含其他的族群老人和小孩。

瞭解部落從廢墟中站起來的過程，我內心有無限的敬佩和給他們真誠的祝福。之後我們打小米糕、參觀有機肥料的製作過程、有機蔬菜種植和陷阱架設的體驗。年節時打小米糕，在部落來說是一個情感凝聚的重要時刻，有合作競爭、團結和諧的意義。在結婚的過程中，男女共打小米糕，也有重要的意涵，男生拿杵捶打小米，女生拿長棍攪拌，動作需協調一致，才能打出好吃的小米糕；男生捶打得越

用力，回聲越大，象徵著身體強壯，越能獲得女生的青睞。泰雅族的幾個部落，居住地點雖有行政區域的不同，但他們共同要做的是一起成長，相互幫忙，彼此協調，才有今天令人讚嘆的成果。

午餐後的休息時間，林紹賢大哥告訴我，他有聽到臺灣畫眉(*Garrulax canorus*)的叫聲，並指著聲音的來向，我趕緊拿著相機循聲追逐，果然在樹林的密叢裡，讓我抓到了牠的蹤影，按下快門留下美麗的身影，是此行的另一個驚豔、也是一個收穫。

大安溪水輕輕唱

自古以來河流就是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臺灣山多又高聳，大小溪流縱橫交錯其間，是許多溪流的源頭，所謂「江河不擇細流而成其大，大海納百川而成其多」。山頭因常雲霧繚繞，積雲成雨，雨量豐沛，滋養許多生物，成為臺灣特有種之多的一個主要因素。

這次我們是到大安溪上游的泰雅族部落參訪。大安溪，長98km，是臺灣第七長的河流；在泰雅語來說，有平坦、寬廣的河流之意。源自有冰雪故鄉之稱的雪山山脈，流經苗栗縣和臺中市，也是兩縣市的交界。

這次參訪，除了要學習他人之長，來砥礪自己外；我們更感受到部落的用心，他們用最好的方式和東西，來迎接大家；也看到解說老師的認真和流利的表達技巧及幽默，林理事長一直用著笑臉和風趣的言語，傳達他們部落共同努力的結果。此外，我也看到我們的伙伴認真學習的精神和尊重他人、與人互動良好的風度；有幾位參與中心植物組

內勤工作的伙伴，對我們有不瞭解的植物，更不吝即時地幫大家解惑。

下午討論會，幾位伙伴發表意見，除了表達誠摯的感謝之意，也給了中肯的建議。揮手再見，踏上歸途，雖然身體已經疲乏，但我相信大家都是收穫滿滿。琦珍和妙琴兩位伙伴異口同聲地說：「這些泰雅族的原住民朋友，不是過去我們腦海中，所認知的那種樂天知命的個性而已，甚至只會過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從這次參訪後，我們更體會到他們的生命已有另一種開展，那是回歸到人性最原始、純真和樸實面目的生活。」古人說「禮失求諸野」，看看這些「活躍在山巔之間與冰雪之鄉」的泰雅朋友，在面對任何苦難的時候，只看光明的一面，永遠相信祖靈是會祝福、庇佑他們；他們不被苦難擊倒，也不會有憂鬱症。他們認為彼此間單純的相互關懷，是生活最大、最快樂的能量來源。

我想起一首歌「空中的夢想家」，歌詞裡有一句話：「每個人都有一個夢，才不會孤單的說話；每個人都有一個家，才不會在夢裡害怕。」泰雅族的朋友，能從廢墟中站起來，是因為他們有夢—「要把理想的家園找回來」，讓族人都有一個安全的家，才不會在夢裡害怕，而其真正成長的力量，來自共同的愛，對理想家園的愛。感謝特生中心用心的安排，讓我們有這趟學習成長之旅，學習著能有「山一樣的思考與沈靜」的功夫；也讓我們在生態解說方面的成長，如同大安溪水，因源泉滾滾，才能輕輕地唱、汨汨地流！